

公是弟子記
附錄
聶隅子歔歔瑣微論



公是弟子記

附錄

劉敞撰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公是弟子記（及其他一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聚珍版叢
書知不足齋叢書皆收有此書
聚珍本分作四卷知不足本合
爲一卷內容相同知不足校刻
南宋本故據以排印並附聚珍
本提要於後

公是先生弟子記

劉子曰：四十而仕，爲不惑也；五十而爵，爲知命也；不惑然後可以爲士，知命然後可以爲大夫，兼近四隅，不失其所者，中是也。并總萬物，不失其元者，一是也。明德制義，不失其方者，禮是也。禮者，道之中也。

教人以道云乎？豈曰教人以文云乎？道者，文之本也。循本以求末，易；循末以求本，難。今之所謂作者，筆墨焉爾，簡牘焉爾。

君子之謀也，盡下而用其所長，不以己奪人，故曰功成而已矣。事立而已矣。衆人盡其慮，而君子受其名，道之勢似迂闊，道之文似詭僞，道之情似剛狷，勢無迂闊則鄙，文無詭僞則野，情無剛狷則蕩。

舜作九招，九招者，九名也。予識其三焉：祈徵角之謂也。天可順而不可恃也，鬼神可敬而不可詔也。

廟中其至矣。百官備，萬物具，不言而事行，無爲而功立。

齊一變，至於魯；魯一變，至於道。春秋變魯之實也，脩己以安人。

治天下其猶作樂乎？作樂者備八音，八音不同物而同聲，同聲乃和。治天下者進賢能，賢能不同術而同治，同治乃平。是故樂之和一物不得主焉，天下之平一賢不能名焉。

政莫美乎簡易。何爲而可？曰繁矣。而後求簡焉。難矣。而後求易焉。簡之而簡者，繁不可如何矣。易之而易者，難不可如何矣。

儒者之原，仁義也。樂工之本，律呂也。本律呂者衆，而知律呂者寡。原仁義者衆，而通仁義者寡。律呂之所以亂淫聲亂之，仁義之所以毀，小道毀之，淫聲出乎律呂，而非所以正律呂也。小道生乎仁義，而非所以明仁義也。善治聲者，擇乎律呂。善治道者，擇乎仁義。天下之道，莫大乎學。莫貴乎學。夫學者，匹夫也。而居聖人之業，可不謂大乎？匹夫也。而言王者之事，可不謂貴乎？疑是二段

聖人辯，必能窮萬物而不言。智，必能兼萬物而不爲。不言者，有所止之。不爲者，有所因之。君人議道，有司守法。君人議道，故議道者，君人之德也。有司守法，故守法者，有司之器也。

古所以治者，當其分也。古所以亂者，違其分也。當其分而勸，違其分而競。勸則事立，競則怨作。關雖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何謂也？曰：德之至也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樂也。不淫其色，悠悠哉，悠悠哉，展轉反側，哀也。無傷善之心，此之謂也。

古之教者，言不足而徵，徵不足而諭，諭不足而類，類不足而辯。古之君子，言而已矣。辯其末也。天有常運也，地有常勢也，人有常性也，物有常理也。是故天地始者，由今日知之。萬世後者，由今日知之。雖有至愚之人，而不疑於天，不惑於地，審必然也。審必然則不可斂以辭，不可斂以辭者，衆人皆然。而君子爲甚。是故聖賢之事，出於上古者，雖甚遠，必有以信之。雖甚幽，必有以明之。雖甚繁，必有以詔之。雖甚

亂必有以治之。

書所以紀遠而書未必盡信也。信有理言所以交近而言未必盡聽也。聽有理故信理者不惑於書。聽理者不惑於言。不惑於書可以爲師。不惑於言可以爲友。

漢武帝好馬而余吾渥洼爲之出馬。葉公好龍而龍亦下之。高宗好賢。恭默思道。夢帝賁以良弼。此皆可以謂篤好之矣。

桂厲叔事荅敖公。不見用而死。其難曰。吾以羞後世不知臣者。恨譴黜於晉。不肯爲亂而死國事。亦以使上知也。

不肖之君諱言死亡。秦人不敢言死。袁宋之主怒言白也。

趙王殺其良將李牧而作山木之譴。項羽既敗。悲歌慷慨。泣下沾衣。李斯就戮東市。嘻吁感動。使彼早自警。安有此患哉。

齊靈公淫於崔氏。崔氏殺之。將死曰。請自刃於廟。楚成王求食熊蹯而死。趙武靈王梁武帝探鳥鰕而食。胡亥曰。願爲黔首。皆不忍平居爲善。而希望須臾之生。

楚靈王聞諸公子被殺。自投車下曰。子殺人子多矣。能無及此乎。商君設法殘民。及死之日。歎曰。爲法之敝。一至此乎。使此兩人幸而免。猶自以爲行之是也。楚莊王曰。吾以不祥道民。則災及吾身。

桀紂可與爲善。哀平不可以圖存。非桀紂優也。時勢失也。

武王戎車三百兩。虎賁三百人。而誓司徒司馬司空。此三卿三軍也。諸侯以百乘爲軍。不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。下天子也。以百乘爲軍者。一乘凡八十家。家出一人。其中步卒七十二人。甲士三人。其餘以爲廝役。扈養者。凡一乘則一右。右皆虎賁勇士也。改武王戎車三百兩。則虎賁三百人。

漢武帝初好兵。事征伐。故衛青霍去病李廣楊僕諸酷吏皆爲用。及後悔之。封丞相爲富民侯。而驩粟都尉趙過平都令光。更以務農重穀進。天下亦翕事賴之。此一君之身。終始相反如此。而隨其取捨。輒皆得人。外則伸威四夷。內則安養百姓。世豈乏士哉。常患人主不求也。

禮不以近人爲達。樂不以易備爲樂。事不以便用爲利。味不以爽口爲美。行之似迂。遠作之似疎拙。居之似愚樸。安之似淡泊。化民成俗。俗旣已成。儉僞者不能入。

物謂之命。生謂之性。道謂之情。情者聖人所貴也。詩書禮樂所由作也。仁義忠信所由顯也。五帝三王所以有其人民也。

忘情者自以爲達。悖情者自以爲難。直情者自以爲真。三者異趨同亂。不可以爲王伯之民。

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。孔子曰。顏回。季康子問弟子好學。子曰。顏回。好之者樂之也。十室之邑。必有忠信如丘者焉。不如丘之好學也。此聖人之好學也。

齊桓欲用管仲。求之於魯。魯施父曰。不如殺之。衛鞅爲秦伐魏。破魏師。魏安釐王曰。吾悔不用公叔痤之言以誅鞅也。夫不忍克己爲德。而謀害人之臣。猶竊鈴掩耳也。智至於自欺而已。

教民者禮樂爲急。非謂三王之禮。五帝之樂也。時禮時樂。禮諭其制。樂諭其功。百姓鼓之舞之。而不敢叛焉。

教民以學。爲將行之也。試人以言。爲將用之也。是故學不可行者。君子弗取也。言不可用者。君子弗詢也。書曰。無稽之言勿聽。弗詢之謀勿庸。

智不求隱。辯不求給。名不求難。行不求異。推鬼神虛無。詭聽易視。乘人以□如此者。執而殺之。民難聚也。而易散。難安也。而易危。聚之有道。安之有術。不出於人情而已矣。

叔翰問曰。尙書記人之功。忘人之過。春秋收毫毛之善。貶纖芥之惡。二者無異乎。曰。無異。何謂無異也。曰。忘其過。不忘其惡。貶其惡。無貶其過。

仁義禮智信五者。伯王之器也。愛之而仁。利之而義。嚴之而禮。謀之而智。示之而信。之謂伯。仁不待愛。義不待利。禮不待嚴。智不待謀。信不待示。之謂王。王者率民以性者也。伯者勸民以情者也。性者莫自知其然。情者。如畏不可及。王者百年而立。百年而備。百年而裕。百年而衰。百年而踏。有過之矣。伯者十年而立。十年而備。十年而裕。十年而衰。十年而踏。有不及矣。

率人以教人。其政乃純。率神以事神。其鬼乃神。政之不純。教之過也。鬼之不神。事之過也。教人過於嚴。事神過於瀆。民不見嚴而煩。是褻。非瀆乎。古之事神者。必有則弗徵。弗徵。民弗信也。必無則弗畏。弗畏。民弗從也。事神若疑。故筮則弗非。盟則弗叛。禱則壹。齋則潔。言則信。令則從。居則謹。行則順。郊則見帝。廟則見

先王與則見主而誰識思亂。數人過於穀。微字難解。氏不見嚴而煩是義。非讀乎句。亦疑有遺漏。

任天下之憂者。相天下者也。苦天下之重者。君天下者也。任天下之憂者。非憂敗也。言以己爲天下法。苦天下之重者。非實可苦也。言富貴之非己。伊尹非憂天下。任天下之憂者也。故舉於畎畝而相湯。舜禹非樂天下。苦天下之重者也。故受天下禪也。

古之君子。爲義於其學。爲功於其業。義非其學。雖刑不避。爲政者有以徇之。則勸事師也。功非其業。雖賞不就。爲政者有以置之。則勸事君也。事師貴一事君貴一。一之外。毋敢動其心。人人一以事師。人人一以事君。天下治矣。義非其學。雖刑不避者。誰歟。曰。若齊景公。虞人。魏絳。欒氏之臣是也。功非其業。雖賞不就者。誰歟。曰。若董安子。屠羊說者是也。

五經者。五常也。詩者。溫厚。仁之質也。書者。訓告。信之紀也。易者。淵微。智之表也。春秋褒貶。義之符也。唯禮自名其道專也。

利己者亡。利民者伯。能以美利利天下。不啻所利者王。

君臨臣喪。以桃莉先。非古也。周之末造也。古者教民不倍死。臣已死。君不忍呼其名。

事師者北面。言臣之也。就養無方。死則爲三年之服。言子之也。故受道焉。不敢倍。倍之者。君不以爲臣。士不以爲友。故善事其師者。必善事其親。善事其親者。必善事其君。故人君莫不欲其臣之善師也。故立師保之官。人父莫不欲其子之善師也。故易子而教。

孟子曰。人之性善。人之性皆可以爲堯舜。孟子可謂言過其實矣。人之性善。且有上有中。有下。於上也。又有上焉。於中也。又有中焉。於下也。又有下焉。九品也。故上者聖。中者君子。下者有常。不及乎聖而爲仁。不及乎君子而爲善。不及乎有常而爲齊民。故性不同也。而善均。善不同也。而性均。故人不可以爲堯舜。猶堯舜不可爲人也。壽莫如召公。不能至乎聖而止。夭莫如顏子。亦不能至乎聖而止。使召公而夭。使顏子而壽。其材亦若是而止矣。此性之不可過也。人何可爲堯舜哉。故開難到之期者。人不能信也。人不能信也。學不能益也。

古之教者。詩書禮樂。至仲尼益之以易春秋。樂自此沒矣。禮者。德行之本也。詩者。言語之本也。書者。文學之本也。春秋者。政事之本也。此四本者。君子之所盡心也。

聚無功之人者。乏百姓之食也。地不加闢。而賦粟倍。民不益進。而廩餼廣。貧則不能富也。流則不能止也。殫則不能救也。此率人而使食人也。人相食。則不祥莫大焉。

子曰。參乎。吾道一以貫之。曾子曰。唯。門人問曾子。曾子曰。忠恕而已矣。施之己曰忠。施之人曰恕。

聖人之功。與人同也。聖人之德。與人同也。聖人之性。不可及也。聖人之功。不過治人。聖人之德。不過治身。聖人之性。不行而至。不疾而速。惡可及哉。孔子曰。十室之邑。必有忠信。如丘者焉。是故舉功德以言聖人者。其由不知聖人者也。

有材而不知道。材非其材也。有功而不知道。功非其功也。

古者祭。蓋必有配。配必有尸。尸者。人道也。非祭人則無尸。

天子七廟。二王後六廟。諸侯五廟。孤卿四廟。大夫三廟。上十二廟。官師一廟。故生異宮者。祭異廟也。

孔子曰。無爲而治者。其舜也與。如何斯可謂之無爲矣。曰。因堯之臣。襲堯之俗。用堯之政。斯孔子謂之無爲也。正朔無所改。制度無所變。教令無所易。其已正南面而已矣。孔子曰。巍巍乎。舜禹之有大下也。而不與焉。王者承極敝之後者。則新之。改正朔以新其時也。異徽號。易服色以新其目也。殊聲音律呂之變以新其耳也。一制度法令以新其俗也。非所謂無爲也。孔子曰。唐虞禪。夏后繼。湯武伐。其義一也。

不王不禘。諸侯不祫。祫及其壇墠。禘者。禘其祖之所自出。以其祖配之。而及其夾室。廟有二昭。漢之失禮也。古者一昭一穆。

非學之難。知所學之難也。非所學之難。知道之難也。非知道之難。知行道之難也。知所學者亦鮮矣。知道者。吾未之見也。譬知道者。其猶止水乎。止水能盡物之形。此之謂一以貫之。

商賈有千百之利。則勤。農夫有終歲之食。則勉。是其樂之者也。爲道者亦然。苟得其樂。終身不厭。苟爲不得。終身愁苦。亦勤之而已矣。如商賈之謀富。農夫之望歲。安有不及哉。詩曰。如匪行邁謀。是用不得于道。今之爲學者多若此。勿爲名。則名隨之。勿爲利。則利隨之。故學者去名利之心而已矣。

德之親民。甚於子孫。子孫天性也。服有時而殺。廟有時而遷。至於德。或累十世。民悲思享嘗之。詩曰。豈弟君子。胡不萬年。

賓之初筵。飲酒之禮也。古者非祭祀不飲酒。不至於醉。書曰。庶國飲惟祀。德將無醉。

秦之亡。不亦宜乎。多爲利者。大夫則君之。婦人則客之。以是教其民焉。民是以其利之。爲政者。慎所以導民。導民於善。其報亦善。導民於惡。其報亦惡。詩曰。爾之教矣。民胥效矣。

莫之爲仁者。而謂之不可爲。猶莫之行而忘遠也。熊蹯之美不食。則不知其美。知熊蹯之美者。必其食之者也。先王之禮。其猶能蹯乎。

庶子爲後。爲其母不敢貳尊者也。庶祖母之喪三年。非禮也。吾未之聞也。

聖人之治天下。結之不以恩惠。威之不以刑罰。不爲而治者。民自治也。一曰宗族。二曰師友。三曰賓客。四曰祭祀。五曰喪紀。

所謂命者。道而已矣。生死貴賤貧富道之制也。君子以爲命。所謂天者。人而已矣。人歸之。則爲諸侯。諸侯歸之。則爲天子。人之制也。非己制也。君子以爲天。知道者。其知命也。知人者。其知天也。

孫不後祖。故有嫡子。無嫡孫。嫡孫者。繼嫡子者也。爲嫡子三年。爲嫡孫期。祖不以孫爲後也。祖不以孫爲後。孫亦不敢後祖也。然則孰後。後嫡子。嫡子死。有子則廟。廟則以昭穆治之。無子則不廟。不廟則不以昭穆治也。孫後祖者。唯始封君及始爲大夫之嫡子前死者。子未爲後。其孫代之。於是乎爲祖三年後者。後宗廟也。庶子不爲長子三年。言不爲後也。禮曰。祖卒。然後爲祖後者服斬。此之謂也。

或問曰。太公治齊。尊賢而尙能。周公曰。後世必有篡奪之臣。周公治魯。尊尊而親親。太公曰。後世寢弱矣。

若是乎聖賢之無益於治亂之數也。曰否。此非聖賢之語也。致功兼并者。文其過之言爾。齊不用太公之法。故齊奪魯不用周公之政。故魯弱。尊賢尚能。非所以啓篡也。尊尊親親。非所以致弱也。齊桓公修太公之法。而伯天下。魯僖公修周公之政。詩人頌之。以比三王。惡在其無益於治亂也。

或曰。人有言。太公封於齊。五月而報政。伯禽封於魯。三年而報政。周公喟然歎曰。嗚呼。魯後世其北面齊乎。夫政不簡不易。民不有近。平易近民。民則歸之。信有諸乎。曰否。此非周公之語。致功兼并者。欲速之言耳。孔子曰。無欲速。無見小利。欲速則不達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古之人豈不欲簡易哉。又惡欲速。速非所以簡易也。簡易者。未嘗速也。民之爲道。信而後可使。富而後可教。安而後可保。此所以爲達也。三年之爲亟矣。齊先魯亡。何魯之北面哉。孔子曰。齊一變。至於魯。魯一變。至於道。

吳起可謂知戰矣。親與士卒最下者同其勞苦。曰。是何足以言知戰也。子見夫乞人乎。叫號假仆乎康莊之間。其聲可哀也。不若是。不足以濟其身。若乃家丈人者。五十可以衣絲。七十可以食肉。子孫者奉之爾。父母之仇。不與其天下。兄弟之仇。不與其國。非虛加之也。然後稱於人情。眚民如子者。民報之如父。眚民如弟者。民事之如兄。無所仇云爾。有則爭先致力焉。子弟豈待父母與己均其苦。然後爲用哉。故用民者。矯之以身。徇之以愛。濟之以術。苟一時之勝而已矣。惡可以久哉。詩曰。服其命服。朱芾斯皇。八鸞鏘鏘。道上不失度。下不失節也。覩彼四牡。四牡騤騤。君子所依。小人所腓。君子之所依。而小人以爲己腓。安在其費上下之節哉。

或曰。仁者壽。顏淵何以不壽。曰。死生命也。非人之所益。然則仁者壽。非君子之言乎。曰。固。君子之言也。所謂壽者。言無以增其年而已矣。通是道者。內自得於心。雖殤子猶彭祖也。有言彭祖而非壽者乎。請問知者樂。曰。通是道者。內則得於心。雖窮居猶南面也。烏有南面而非樂者乎。請問仁智動靜。曰。誠而明之。靜也。明而誠之。動也。

孔子曰。顏氏之子。其殆庶幾乎。不遷怒。不貳過。

君子之事君也。諫不用則去。諫不用而去者。道也。先其未亂也。見亂而去。是逃也。死之可也。

君子之不去其君也。不忍也。何不忍也。曰。不忍其君之無與爲善。曰。庶幾乎。若此哉。故不聽則諫不已。其有利之心焉。是貪也。非不忍也。

子以四教。文、行、忠、信。文。所謂文學也。行。所謂德行也。政事主忠。言語主信。

君子之不言利也。惡其號也。曰。利於己。不言可也。利於國。利於天下。不言。不亦病乎。曰。天子之有天下。猶諸侯之有國。諸侯之有國。猶大夫之有家。大夫之有家。猶庶人之有室。大者治大。小者治小。云爾。非異物也。利之天下。則謂之公利之家。則謂之私利之國。則謂之廉利之室。則謂之貪。是亦不知類也。詩云。爾之教矣。民胥效矣。

上之所貴而下爲之。則善事上也。上之所貴而下不爲之。則不善事上也。欲治民而責其善事上。非也。責其不善事上而惡其微已於利。難矣。如惡之也。則莫若不言利。

君以人爲天。人以君爲天。天以人爲天。人之所歸。號之曰天。與之。人之所去。號之曰天。奪之。非君以人爲天歟。君安之。則安。富之。則富。生之。則生。死之。則死。非人以君爲天歟。世治。人曰天也。世亂。人曰天也。天非實治之也。天非實亂之也。有曰治。有曰亂者。非天以人爲天歟。

君子畏幽。則小人畏明。君子畏明。則小人其無畏矣。詩云。潛不畏明。

性者。受之天也。道者。受之人也。受之天者。已雖欲易之。不能易也。受之人者。人雖欲易之。不能易也。魚不可使去淵。鳥不可使去林。天也。出處語默。隱顯之不齊。人也。有所受之矣。

言而無當。猶漏卮也。形具而已矣。

聖人無可無不可。賢人有可有不可。衆人適可適不可。聖人曰懷之。賢人曰擇之。衆人曰所遇而已矣。誠於中者。其受言也不惑。不惑。然後知言。知言。然後知人。

權所以濟義也。非義無所用權。爲義者。聽民民之所徇。因以濟之。堯舜禪湯武伐。義也。

人君誠有畏天之心。雖有災害。不殘。及其無畏天之心。雖無災害。殘矣。人君誠有恤民之心。雖有災害。不畔。及其無恤民之心。雖無災害。離矣。故天之所享。誠也。民之所保。誠也。誠之至。不言而諭。不施而惠。不禱而福。是以人道貴忠也。

三王肉辟有諸。曰。有之。不已慘乎。曰。秦漢則慘。三王則否。井田以均之。鄉黨以安之。學校以教之。示之以禮。動之以義。惠之以仁。奇袤之行。無自習焉。荒鄙之聲。無自聞焉。淫佻之色。無自見焉。上下察矣。遠邇一

矣。然而附于辟者，衆所棄也。奚其慘。非聖王不能用肉刑，秦漢之用肉刑，暴矣。慘其末乎。漢文之革，不亦宜乎。

人皆知行之由足，不知行之由目。人皆知視之由目，不知視之由心。人皆知生之由食，不知生之由道。三者異類而同義。如使人之行者，莫如足也。則瞽者曷爲有所不行也。如使人之視者，莫如目也。則念者曷爲有所不見也。如使人之生者，莫如食也。則不義之食，曷爲有所不生也。生之依道，眛之依心，行之依目，此天理之自然者也。知行之待目，而不知生之待道，則外其生於道矣。夫外其生於道者，生而不以道者也。生而不以道者，猶行而不用目，其不陷于坑谷者，幸而已矣。

臨大事而不懼，守大節而不可奪，誠言不入，僞言不出，其唯知道者乎。

君子貴曲能有誠，曲能有誠者，藝之上也。而況直而誠之，誠而明之者乎。

梓慶削木爲鐻，不敢以毀譽觸其心，不敢以爵賞撓其慮，七日鐻成而若神。梓慶可謂知用巧矣。有爲者亦然。今之懷道者，假譽於仁，邀賞於義，故弗成也。器而弗成，猶毀瓦也。

事求可，功求成，何如曰：不可，事求法，功求義，法而不可者有矣，義而不成者有矣，未有不法而可者也，未有不義而成者也。

君子之道，不出於中，中者，所以并容也。賢者守焉，不肖者勉焉，并容所以爲大也。決絕之行，君子不爲。舜在深山之中，伊尹耕有莘之野，說築傅巖之險，亦憂天下乎。曰：不憂也。奚爲不憂。賢者之生於世也，世